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十二)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11. 到蘇格蘭與東西德

前面所寫的出訪開會，都記載年月

日，這種數據，都是從公會或中小企協，拜託黃俊國兄與沙聚乾兄影印來的資料。可惜除了時地人之外，其他細節，什麼也沒有。不才自己又從無寫日記的習慣，更無保留資料的念頭。現在寫些陳腔濫調，只好單憑記憶來報導。所以下面兩節出遊，他們既未提供各該資料，不才就無從寫日期了。

這一次出訪，是由徐仲祥策畫組團，先去德國慕尼黑，再到東西柏林，然後去英國蘇格蘭愛丁堡。至於用什麼名義籌組這個訪問團，因不在其位就不謀其政，本人只是報名參加，一切不聞不

問。只記得另有我的學長世華銀行總經理倪德明伉儷應徐仲祥團長邀約隨團旅遊而已。

慕尼黑是個工業城市，記憶中，好像我們參觀過一個在地下石洞中規模龐大的兵工廠。該城也產啤酒行銷歐亞，尤其黑啤酒更加有名。另外記得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找英國張伯倫、法國達拉第，就在慕尼黑簽署協定，相互同意捷克領土部分歸德國。這是納粹底民粹主義處心積慮的表現，也是英、法自食其果的開端。翌年德軍便進占捷克全境，稍後又侵入波蘭。二次歐戰終於爆發，迨日本偷襲珍珠港，世界大戰於焉開始。

寫到這裡，一時想起，在世界大戰

後，有幅漫畫，描述一架載有世界五大巨頭的飛機，因故障將要失事，大家準備跳傘。跳之前，先喊口號再跳，第一位羅斯福喊民主主義國家萬歲；跟著邱吉爾喊大不列顛帝國萬歲；第三位史達林喊共產主義國家萬歲；第四位墨索里尼喊法西斯主義國家萬歲；最後，希特勒不跳了，站著用腳踢下墨索里尼，舉手高喊，我希特勒萬歲萬萬歲。

這位畫漫畫的記者，其立意是什麼，至今，老朽不解。請讀者大德考慮體會有了心得後，不吝賜教，以解愚惑。

柏林戰後分東西兩個柏林，西柏林頗為繁華，馬路上每隔一、二十公尺就豎立箱型玻璃櫥窗，夜晚有燈光照明，頗具特色。東柏林則十分蕭條入境嚴格

檢查。當地說明員，以口號式宣傳，說共產黨好處多多。不佞趁機發問，共產黨既然好處多多，為什麼用圍牆擋住，又為何東柏林市民，總想逃到西柏林？她又顧左右而言它。

蘇格蘭大城市愛丁堡，處處顯示古樸。有碉堡豪宅，有風笛演奏，也有著名的愛丁堡大學。如果不才記憶無訛，民國初年，北京大學教授中特有一怪，那就是辜鴻銘氏。當年他底義父（蘇格蘭人）看他聰明伶俐，從馬來亞帶到蘇格蘭，後來在愛丁堡大學攻讀文學，幾年奮發，取得碩士學位，曾用英文翻譯我國四書論語、中庸。回國後，清廷賜他進士出身，曾在張之洞幕府當幕友。民國肇興後，仍留長辦穿長袍，一幅耄耋頭形像，卻在北大執教英文，看起來很不搭調。他曾留下：「一把茶壺，總要有幾個茶盅搭配；來比方，一個男人總要有幾房妻室。」的詼諧話題。

離開蘇格蘭，好像又去英格蘭利物浦與倫敦，再經新加坡轉機飛回台北。

12. 隨官員們去奧地利

這又是那一年也忘記了，一定是在民國六、七十年放暑假的當口。好像又是陶子厚帶團，反正都得以他馬首是瞻，有的當然跟他並駕齊驅，我則追隨驢尾，效勞就是了。政府官員中有賦稅署金唯信署長，可能還有國稅局陸潤康局長（後來的財政部長）。大概是以到歐洲考察稅政為前提，其餘的同伴跟著玩，必要時也可以搖旗吶喊，派上用場。

先飛法蘭克福，再轉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在飛機上，空中小姐兜售玩具，以二十元美金買了一套銅製的火車，打算帶回台北送給小孫子玩，下飛機時，仍拿在手上。未想到三榮公司日本老同事有光君，當時是維也納辦事處的負責人。有光君得知我的行程，偕妻抱子到機場迎接，為了答謝盛情，便將手中玩具，信手就送給有光的小寶寶。同伴中的幾位官員老友看在眼裡，以玩笑口吻說：「即教授在歐洲還有地盤，不簡單，要請客。」本人立刻說：「請客還不簡單，你們說，今天還是明天，叫我的同事找一家夠氣派的飯館，好好吃一頓。」金署長從旁答話：「誰叫你請客吃

飯，出門在外要解放，要輕鬆，既然你有人在此，一定識途老馬，就要找個好玩的地方開開心，筆素不擋，大家同意吧！」於是都起鬨喊好。我只好跟有光商量，有什麼葷的場合，由於他是個規矩矩老好人，也不清楚什麼風花雪月場所，結論，看歌劇好了。由於臨時買票，好座位不多，前排讓給官員、友好們坐，本人與有光坐在三樓邊座。中場休息，我們陶老大陶子厚以為散場，帶著隊伍出去了。他們久等，未見小可我來，便悻悻然回旅邸去了。同時對留在旅館未參加看戲的同伴說，即萬法丟了，不見人影。於是大家分頭去找，甚而想報警。其實我與有光到二樓喝咖啡等著看下半場。他老兄自作聰明，以為散場，而發生的意外枝節。

再一天大家去憑弔莫札特故居，同時也到公園欣賞露天演奏會，也走過維也納森林，也在森林附近用過戶外晚餐。觥籌交錯之後，金署長又發起輪流講葷故事。他先拋磚引玉，講了一個我不好用白紙黑字重錄他講的葷笑話，這裡只好從缺。然後指定要我講，為了製造

氣氛，不能掃興，開始說了一個不董不素對「對聯」的故事。話說，從前一家私塾老師，臨放學吃午飯前，出上聯：「六尺羅帶，三尺束腰三尺掛。」叫學生對了再回家吃飯，否則就跪在至聖先師牌位前，迄對出來，才可回家吃飯。結果，只有東家子弟對不出下聯，不敢回家。家人不放心，叫姐姐到書房看看究竟，知道原委後，代對下聯：「一床錦被，半邊遮體半邊閑。」交卷後一同回家。學生飯後回來，老師問，這是你對的嗎？答，是我姐姐代對的。老師再看了一遍下聯，猜度，想必是暗示叫去幽會，於是再出一聯，「山深林密，問樵夫何處下手？」命學生放學後帶回去找姐姐答。姐姐一看，原來這位老師不懷好意，想來偷情而探路。有違師道且色膽包天。於是回下聯：「海枯石爛，勸漁翁不必勞神。」意思叫他打消邪念。不料這位老師看了後，自斟，是妳挑逗我，還撇清。於是再出一聯：「竹本無心，空生許多枝節。」姐姐回：「藕雖有孔，不染半點污泥。」這位不正經老師用旁敲側擊文字責怪說：「馬牛羊

，雞犬豕，六畜，誰家飼養。」姐姐一看，認為這個老師不像「先生」，不是東西，罵回去：「稻粱粟，麥黍稷，雜種，什麼先生。」本人聲稱，到此結束，故事講完，獻醜。大家反應，不好笑，既不董，也聽不懂。陶子厚從旁說：「郎教授能出口成章，這些對句都很美，都很工整，大家應該抄回去仔細看看學學。」大家意猶未盡，於是起鬨叫陶老闆你再講一個好了。於是陶老闆仿蔣緯國講笑話：一位鄉下妊婦，找醫生診察，醫生叫她把褲子脫掉，她羞答答說：「你先脫，我再脫。」聽的人，大家會心一笑。此刻，維也納森林，已月明星稀，螢火亂飛，我們也興盡而歸。

翌日，離開了維也納，又去了那些國度，由於歐洲去的次數多，不免有些混淆，從此到彼，腦海裡難免胡塗。好在不是寫遊記更不是寫論文，漏了，也不傷大雅。

回想，若僅以公會出錢，別的地方不算，單去歐洲，就有五次之多，凡是進出口公會的理監事，應該感謝進口商捐獻的勞軍款，才算有情有義。

13. 僕僕風雲中南美行

中南美訪問團由公會常務監事李克竣領軍，男女一行二十人，號稱拓展貿易，並參加世界中小企業年會，浩浩蕩蕩，前往中南美六國走訪。

從西半球翱翔到東半球，又從北美洲飛到南美洲，騰雲駕霧，應該將僕僕風塵改為僕僕風雲了。民國七十八（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自台北飛洛杉磯，抵墨西哥、到巴拿馬、經秘魯、達阿根廷、去巴拉圭、轉巴西、蒞聖保羅、又臨里約熱內盧、然後再遊馬瑙斯，環繞中南美兜了一大圈，於十月底返回國門。

過去，墨西哥不准我們團體進出，這次卻移樽就教在洛杉磯旅邸內核發入境證；秘魯為我們舉辦商展；巴拿馬首長感謝我們「最難風雨故人來」；阿根廷演藝人員合唱中華民國頌。以上諸端，象徵著國家富強，才有靠山。俗語說，「不出門，不知道家的溫暖。」同樣，不出國，不知國家的重要。尤其強國，更受到人家的重視與禮遇。

(一)墨西哥

墨西哥人，半係印地安人後裔，以西班牙語為國語，愛吃辣椒，小孩哭叫時，給辣椒吃，可能不哭。一般常態下午二—四時為中飯時間，下午四時後開始工作。墨西哥市，位在該國中央，據說早年有一湖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傳說中有句話：「若遇到老鷹叨蛇的地方，就可以定居。」現在該市國會大廈旁就有老鷹叨蛇，群眾歡騰的塑像，六百年前他們祖先就在塑像地段，遇到老鷹叨蛇的景象，才發展成現在的墨西哥市。

滄海桑田，現在湖泊沒了，人口增加，形成一大都市，我們去的時候人口一千三百萬，一條長街就有四十公里長，如此類推，可以想像，其大無比。該市進出口協會願與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合作，促進雙邊貿易。「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句諺語，在這次會談中得到深刻印證。

(二)巴拿馬

巴拿馬版圖成S型，以巴拿馬運河，名震全球，一般人想像中，巴拿馬運

河一定東西流向，殊不知是南北向，從大西洋西北到太平洋東南。兩端直徑四十三英里。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如非身蒞其境，不會有此概念。另外，由於大西洋與太平洋潮汐時間與水平高低有別，而有四—八呎不等的落差，為了克服這種困難，整條運河，只好修築水閘貯水，用為起落船隻，一艘船需九小時，才能通過運河。又為了連結南北美洲，只好在橫跨運河兩岸，興建美洲大橋，以免南北陸上交通中斷。可見巴拿馬，乃名副其實，係南北美之十字路口。

我們抵達時，由宋長志大使伉儷親率官員蒞機場迎候。當晚又設宴款待，於十月十六日在互道珍重聲中，離開巴拿馬，也別了大使館各位好友。

(三)秘魯

秘魯是古印加帝國發祥地，古蹟甚多，抵達首都利馬市，便跟駐秘魯商務組長高婷女士商量，俟探密歸來，再談公事。

庫斯科，在首都東南方，從飛機上遠眺，群山密佈，真像「橫看成嶺側成

峰」的氣勢。庫斯科在群峰環抱深谷中，仍在海拔四千公尺以上。下機後，一眼望去，全是童山濯濯。當初印加人何以選擇這種地段建都，真不可想像。由於高原地帶，空氣稀薄，加上無樹造氧，以致呼吸困難，全身無力，形同癱瘓，勉強隨車出遊。庫斯科迄今，仍舊土磚矮房居多，街道窄，取水不易。車輛迂迴而上，到達一片平鋪草地，兩旁堆積許多方塊型巨石，有的丈許，小則三尺，大小不一，究竟何用，由何處運來，用什麼方法搬運，無從探知。

十月十八日去馬丘比丘，山上城堡。站立山頭，周遭遠望，真是「環滁皆山也」。當年印加人何以在此絕境建築城堡，迄無答案。

聽說印加文化很高，早在六、七百年前，就能開腦治病，對天文星象亦有研究，記得本人在名畫家藍蔭鼎先生府上，就看到類似拳頭大真人腦殼縮骨。說這是印加巫術產品，這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十月十九日下午，全團由高婷組長陪同拜會秘魯外貿局，由副局長接待。

然後，參觀為我們舉辦的展示會，以示高度歡迎之意。晚間應劉代表與高組長邀宴，大快朵頤，不醉不歸。

(四) 阿根廷

十月二十日傍晚我們抵達阿根廷，有歐代表源鍊、盛組長嘉勝等，在機場接待。當晚並以牛排大餐邀宴，席間賓主盡歡。餐後又同車前往觀賞以探戈著稱的歌舞表演，開幕後，無不聚精會神欣賞，只有不才酒酣耳熱，呼呼入睡，忽然聽到阿根廷演藝人員唱出「只有黃河長江水不斷，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經得起考驗……」我忽然似醉還醒，也跟著唱起來哉。然後也清醒過來，未想到在地球的另一方，非我族類，也會唱中華民國頌。

該國有句形容政府官員腐敗的笑話：「官員上班八小時，貪污亦八小時，好在還有八小時睡眠，否則連牧草也長不起來。」不禁倒教我想起我國形容貪瀆的縣官：「早死一日天有眼，多活半時地無皮。」阿根廷以產馬產牛著稱，牧草自然生長，可見其土質肥沃程度。但官員不爭氣，從已開發國家，回到開

發中國家。可知人謀不臧，影響多大。

(五) 巴西與巴拉圭

十月廿二日中午飛抵巴西聖保羅市，由遠貿中心駐巴辦事處劉組長益民在機場照料，隨後逕赴世界中小企業大會報到，專心參與年會。

巴西，十六世紀被葡萄牙占領，因而拉丁美洲，只有巴西使用葡萄牙語文。巴西政府領導人不夠理想，以致經濟蕭條，外債為世界之冠。各國債權人揚言，若以十年時間，讓債權人開發資源，以抵還欠債，則兩得其利，但巴西政府不動於衷，等於在大太陽下抱著冰塊任其溶化，而暴殄天物。

十月廿五日大會已近尾聲，乃排定參觀活動，我們有志一同，請劉組長陪同搭機去伊瓜澤大瀑布，見識一下位於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三國各有領土主權的大瀑布。該瀑布迤邐十餘里，落差十數丈，號稱世界最長，錯落最寬，非常壯觀的大瀑布。

一行在下午二時許著地，公會陳理事實全兄女公子，已在機場迎接。聲稱奉父命專程趕來接機。入境時，錢能通

神，順利通過兩國關卡，僅一橋之隔，從巴西境內逕行進入巴拉圭之橋頭市鎮。晚間接受陳小姐邀宴，酒醉飯飽，返回旅邸，沖洗後，一睡天明。翌日一心想看橫跨三國的伊瓜澤大瀑布，不料，風雨交加，只好點到為止，不遠萬里而來，未能得識「廬山真面目」，不無遺憾。

廿六日飛赴巴西里約熱內盧，抵達時，夜幕低垂，住進行館，推窗外望，宛見一環海灣投入眼簾，藍白相間，宛如新月，碧落晴空，浪花濺濺，水聲潺潺，燈光點點，棕葉片片，景色迷人，注視良久，好似人間仙境。自忖，雖然在此僅住一宵，已不負此行。

第二天大家決定作一次登臨之樂，擬赴基督山、麵包山以及海灘走走。車行市區，轉過兩道海灣，基督山在望，迨登上山巔，碩大耶穌雕像在焉。仰之彌高，的確崇闕。

下山時，由於爬山電車被樹枝擋路，近兩小時修復竣工，待下得山來，已近黃昏，去麵包山無緣，海灘也不敢去，只好阿Q心態，望見就好，不然，下

次再來。

馬瑙斯，位在巴西中原，乃工業城市，也是亞馬遜河中流砥柱。嘗有人說，亞馬遜兩岸叢林密佈，是地球之兩葉肺部，用以製造大量氧氣，造福人群。又有人說，巴西政府為抗拒列強討債，以恐嚇姿態揚言，若再逼債，就砍伐亞馬遜流域森林，叫地球缺氧，同歸於盡。這可能是句笑譚，足見亞馬遜河有多重要，其流域之森林，有多廣闊。

高砂老闆，也是後來金石堂創辦人周塗樹兄伉儷，與我夫婦，卯足勇氣要相偕遠征馬瑙斯，旨在見識一下亞馬遜河。廿八日清晨與團友分道揚鑣，臨行前，從呂傳東監事領導下的帶隊手中接過機票與證件，檢查後，發覺未有墨西哥回程簽證，會有問題，但時不我予，只有聽天由命，屆時再說。進入候機室，辦好手續，久等之後，聽到廣播去馬瑙斯班機誤點，時間延後。半小時後又播報去馬班機取消，未幾又宣布去馬瑙斯旅客先換搭幾點起飛聖保羅班機，再從聖保羅轉搭飛馬瑙斯班機。這真是出師不利。看倌想想看，別說在講葡萄牙

語的巴西，就是在講廣州話的香港，在這個節骨眼上，既無導遊，也無領隊，一會兒聽廣播，一會兒換登機證，一會兒找登機門，到了聖保羅又得重來一遍。人地兩生，就是英語再好，也會弄的七葷八素。況我們兩對夫妻，四個人當中，還就是不才會講幾句英語。等於盲人瞎馬，東一頭，西一頭，折騰半天，最後能到達目的地，還算微天之幸。

到達馬瑙斯跟預定時間，延誤四小時，原先聯絡好的旅行社，已不見人影。幸好周老闆未雨綢繆，早已拜託陳茂榜快婿，巴西僑領張先生，轉請在馬瑙斯開金龍餐廳的孫華傑先生照拂，人家有始有終，在機場，足足枯守四小時，耐心的等，為的是不負朋友囑託，真乃正人君子。

記憶中，當我入境驗證手續辦完後，一個箭步，先去看迎接來客人群中，有無黃面孔的在守候。當本人用眼正在掃視時，對面有人在喊：

「你是周先生嗎？」

「我姓周，周先生大概去取行李，就會來。先生你貴姓？」

「我姓孫，是聖保羅張先生打電話，叫我來接周塗樹先生的，你們一塊來的嗎？」

「對，是一塊來的，請你稍等，我去找周先生，我也要拿行李，回頭就來。」

由於筆者性子急，先不管行李，先看有無人迎接要緊，有人接，才踏實，行李回頭再拿不遲。

迄彼此印證無訛後，孫先生又親自駕車送到旅館，再來接風洗塵。言談中得悉孫先生貴府老家山東，乃舅陳濠川又與本人相識，兩天盤桓，包括孫夫人在內，無不熱誠款待，就像遇到親人一樣，使我非常感動，迄今難忘。

翌日，託孫先生，代覓一位日本導遊，可用日語與周塗樹兄交談，引導我們搭觀光船逆流而上，約一小時，河水分為黑黃兩色涇渭分明，無不歎為奇觀。原來黑水來自哥倫比亞，黃水流自秘魯。一含鐵灰，一含泥沙，軟硬密度不同，而不相混。

回程又在森林中走走，買了幾條「吃人魚」標本，盡興而返。卅一日凌晨

三時起床，盥洗完畢，逕赴機場，端返洛杉磯。此行並無直達班機，必須經墨西哥落地換赴墨國 Po Vallarta 避暑勝地，才能銜接去美國洛杉磯班機。到達墨西哥市，由於原先未辦再入境簽證，墨西哥移民局不准我們四人入境轉去避暑勝地，轉換赴美班機。經過好一陣子交涉，仍舊不准入境。這真是進不得退不得，四人無語相對，不知如何是好。

本人急中生智，爰主動示意，「以押解出境方式，機票、護照、行李，由移民局指定人員保管，持向去 Po Vallarta 櫃台由指定人代辦登機手續，行李直掛洛杉磯。嗣登機後，證照機票，仍由空服員保管，直到登上飛洛杉磯班機，再

行交還，豈不各自目的達到。」折騰了近一個小時，度日如年，最後，經過他們上級同意，如法炮製。才領取行李，辦好手續，一站又一站換機，最後，總算到了洛杉磯。有周家三小姐迎接，再招待晚餐。周老兄為答謝不才一路辛勞，不允許我住旅館，一定要下榻周府洛杉磯行館。翌日由周府女公子專車親自照料把愚夫婦送上回台北華航班機，揮手告別，終於結束這一次不尋常的旅行。

(六) 結語

總之，這次出門，除了我們兩對夫婦落單以後，遭到有驚無險，意外插曲，應歸責呂傳東先生所經營之旅行社經

驗不足，未予申辦回程墨西哥簽證，而遭受困擾外，一切順利成功。所有駐外人員，都有卓越表現。其中駐秘魯高婷組長、駐阿根廷盛嘉勝組長、駐巴西劉益民組長以及巴拿馬僑校簡定邦主任，都是政治大學或逢甲學院校友，一見郎老師蒞臨，無不執禮甚恭，盡心照拂。教書匠一介窮酸，能在國外看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駐外親授弟子，忠於人，勤於事，則不勝欣慰。

中南美地區，地大物博，值得開發，對我僑民並不歧視，且歡迎我們前往投資，如有計劃移民，更是兩得其利。若開闢中巴航線，則天涯若比鄰，錦上添花，自不待言矣。（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